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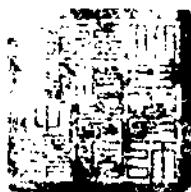
# 山东十年曲艺选

102125  
102125

# 山东十年曲艺选



山东人民出版社



42993

# 山东十年曲艺选

山东省戏曲研究室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经 8 路和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2963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张 6 7/8·插页 2·字数 138,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统一书号：T 10079 · 776

定 价：(6) 0.70 元

## 前　　言

曲艺是我国民间的艺术形式之一，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在过去，多数组曲艺作品反映着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着当时的封建制度，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解放以后，曲艺充分发挥其短小精悍、轻便灵活、能够最迅速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特点，成为“文艺尖兵”，成为及时宣传党的政策、鼓舞教育人民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山东曲艺极为丰富多采，仅本省独有的地方曲种就有十四五种，连同流传的外来曲种，则不下三十余种。我省曲艺虽然历史悠久，但在解放前几被反动统治阶级摧残殆尽。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采取了职业曲艺艺人登记、举办各种会演、设置专门研究机构等一系列的措施，曲艺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曲艺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曲艺创作紧密地配合了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出现了不少倍受欢迎的优秀作品。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曲艺创作更加雨后春笋，质量也有显著的提高。“山东十年曲艺选”就是精选的一些较优秀的作品。例如“一车高粱米”是抗美援朝时期产生的优秀快书创作，作者熟练地掌握了快书创作的技巧和特

殊的語言风格，通过紧张的故事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两位志愿軍汽車兵的英雄形象，艺术成就是很突出的。反映海防斗争的“侦察員”，曾荣获全国短篇曲艺創作二等奖，也是深受欢迎的好作品。另如大跃进以来产生的反映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反对保守的“火箭队現揚战保守”，反映农民以冲天干劲兴修水利的“黃忠大战穆桂英”，反映商业工作者送货上门的“送梳子”等，都是具有較高質量的作品，一九五八年参加全国曲艺会演曾得到好评。就这个选集中的作品来看，应当說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但从本省整个的曲艺創作情况来看，还远远不能滿足客觀需要，还存在着量多質低的現象。因此要求我們必須吸取过去的經驗，在群众性的曲艺創作的基础上，千方百计地提高作品質量，力爭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滿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更及时更有力地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

由于資料缺乏和对本省曲艺創作情况掌握的不够全面，集中所选的作品的面可能比較窄，某些好作品也可能有所遺漏，特別由于我們政治、艺术水平不高，又缺乏經驗，編选工作中可能存在不少的缺点甚至錯誤，殷切地期待着同志們的批評、指正。

山东省戏曲研究室

1959年8月5日

# 目 录

## 前 言

- 一車高粱米 ..... 王桂山 劉學智 (2)  
偵察員 ..... 声 远 (22)  
三只鶴 ..... 李 二 劉學智 (45)  
海上大戰偽虎鯨 ..... 山東省戲曲研究室曲目工作組 (63)  
武松打擂台 ..... 劉朋令 (80)  
巧取惡狼窩 ..... 張 軍 (90)  
火箭隊現場戰保守 ..... 李 勳 (103)  
拖飛機 ..... 劉成輔 梅喜冬 (111)
- 黃忠大戰穆桂英 ..... 張 軍 (132)  
老王賣瓜 ..... 济寧市曲目工作組 (140)  
夫妻倆 ..... 李壽山 (148)
- 降龍記 ..... 徐國華 (158)
- 舍命救親人 ..... 王永田 王其德 (166)

送梳子儿 ..... 路丁 謝意 原作 (176)  
王云峯 郭文秋 莫 語修改

水帘洞 ..... 張波 (184)

孙悟空巧遇紅月亮 ..... 王鳳久 孫裕澤 (194)

打電話 ..... 劉先智 (202)

精打細算 ..... 劉先智 (206)

山東快書

## 一車高粱米

王桂山 刘学智

腊月二十半夜多，  
从正北开来了一輛十輪大卡車，  
十輪卡車本是美國貨，  
現如今已經歸了咱中國。  
開車的只有人兩個，  
司机同志本姓郭，  
他的名字叫玉善，  
助手姓張叫永合；  
郭同志今年二十六，  
張同志剛剛十九生日還沒過；  
郭同志家住遼寧省，  
張同志他家是承德。  
郭同志从小在家受貧苦，  
找老板當學徒，學開汽車，  
那時候舊社會里太黑暗，  
當學徒總是受折磨，

光侍候老板还不算，  
还得侍候他老婆，  
老板娘讓他抹桌子扫地倒尿罐，  
一天到晚不闲着，  
哪有时閑学手艺啊？  
再一說，老师的技术不容易得。  
因此上，三年的工夫学了个半瓶儿醋，  
光知道扳搖把子、灌油、灌水、擦車、干些零碎活。  
有一次老郭把他的老师問：  
“老师傅！能不能把开車的門道儿教給我？”  
老师听罢皺眉头，  
嘴里沒講心里說：  
“我指着开車來吃饭，  
你学会了我还吃什么？”  
哎！自从来到了共产党，  
穷人再不受压迫，  
大老郭汽車学校里去受訓，  
只覺得心里心外都快活，  
老师們教的認真又耐心，  
大老郭苦心鑽研用心学。  
头两月跟車当助手，  
很快地自己单独能开車。  
在国内解放战争他也曾把功立，  
支援前綫当过劳模，  
开車的技术精通又熟練，

誰不知开汽車的大老郭！  
一九五〇年志愿把名报，  
抗美援朝出了国。  
工作在志愿軍的汽車队，  
专管着运送給养拉弹药。

这一天他載了一車高粱米，  
翻山越岭过大河，  
为了防空不能开灯走，  
黑天半夜朝前摸。  
正走着张同志听见呼隆、呼隆的声音响，  
(白)“郭同志！”  
“啊？”  
“你听听是不是后边又来了車？”  
“不一定，也許是敌机来捣乱，  
你探头看看是什么？”  
郭同志一言未落地，  
忽然間一片白光照山坡，  
张同志一看又是敌机扔的照明弹，  
故意地他把笑話說：  
(白)“郭同志！”  
“啊！”  
“郭同志：朝鮮跟咱中國真不一样。”  
(白)“啊？”  
“你看看人家的电灯沒有杆子能悬着。”

郭同志一听憋不住笑：“嘿嘿！  
这么亮的电灯咱可没见过。”  
郭同志加快了速度，汽车快如飞，  
迈尔表从二十五迈尔就往三十迈尔上过。  
“张同志：它若是早来给咱照着路，  
也省得咱黑灯瞎火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白)“是嘛！”  
张同志探着脑袋朝外看，  
照明弹一拉溜就是七八个，  
两架飞机轮着转，  
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落。  
张永合是个新同志，  
战斗经验不怎么多：  
“郭同志：我看飞机要‘下蛋’，  
是不是开到路旁去躲躲？”  
老郭摇头说：“不可！  
别惊慌来要沉着，  
只管放心走咱的道儿，  
开到路旁多罗嗦！  
照明弹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地上的目标飞机它一时半时看不着。”  
张同志回手拿起了冲锋枪：  
“郭同志：你停下车子我给它一梭！”  
“什么？停車？汽车现在哪敢停？  
暴露了目标难逃脱，

打不下飞机再丢了車，  
冒险的‘买卖’咱不作。”

(白)“对!”

十輪卡一股勁冲出了照明圈，  
郭同志慢慢停下了車。

张同志一見直納悶：

“哎！你停下車子干什么？”

“照明彈晃的我眼发花！”

(白)“我的眼也花了！”

“走！咱下去看看走的道路錯沒錯！”

(白)“对！”

两个人下車仔細看：

(白)“嗬！怎么这么黑呀？”

(夹白)要說黑可也不怎么太黑，刚才叫照明彈这么一晃，管什么也看不見啦。两个人下車停了一会，揉了揉眼睛，慢慢地看出道来了。

郭同志边看边捉摸：

“刚才躲飞机，汽車开得快，  
可能把道路来走錯，  
看了看路旁也不对劲儿，  
沒有山沒有岭一馬平坡。”

(白)“张同志，道儿可能走錯啦！”  
“是啊！我看也不大对劲儿。”

“你記不記得，咱前天走的那股道，有个十字岔  
路，路旁有一棵大树，树枝很稠，指着敌人的

方向?"

"是啊!咱連里还在那树上刻了三个字——‘三八綫’。"

"那棵树怎么找不着了呢?"

"哎!郭同志!你看前边黑糊糊,是不是那棵树?"

"咱开过去看看吧!如果是那棵树,那就不要紧了;如果不是那棵树,咱得顺着原路回去,这里离敌人很近,要多加警惕!"

"对!"

"走!"

"好!"

两人进了汽車棚,  
机器一响开了車,  
順着大路奔东南,  
忽然間前面有个黑家伙,  
郭同志扳着舵輪往旁边猛一躲,  
沒来得及,只听得喀嚓一声挂了車。  
赶快扳輪往后退,  
一退退出七步多,  
因为天色黑又黑,  
道旁小沟看不着,  
后轱辘陷进沟里去,  
車身子歪歪一溜坡,  
汽車猛开也不走,

只有車头直搖晃。

(夹白)上不来了！

郭同志停下汽車心里想：

“刚才是什么东西道上攔？”

定睛留神仔細看，

原来碰的也是一輛十輪大卡車。

听了听車上还有人說話，

唔哩哇啦直吆喝。

郭同志才知道这是一車美國鬼，

这回恐怕要砸鍋。

低低的声音把話講：

(白)“小張！”

“啊？”

“坏了！”

“怎么啦？”

“咱跟敵人撞了車！”

(白)“啊？”

張同志一听发了楞，

急忙回手抄家伙，

拿起了冲锋枪和手榴弹：

(白)“郭同志！”

“干什么？”

“我看咱俩先下手，

拼个他死是咱活，

打死一个就够本，

打死两个算一个！”

“张同志！慢动手，  
咱俩一拼岂不丢了车？  
打死他几个没有用，  
丢了车子合不着。”

(白)“那怎么办呢？”  
“现在敌人还没发觉，  
事到如今要灵活，  
开出车来先混过这一会儿。”

(白)“要混不过去呢？”  
“混不过去再开火！”

(白)“对！”  
郭同志挂上倒闸往后退，  
为的是往后倒倒抢上坡。  
谁知道轮子光转车不动，  
前进也不行，后退退不得，  
后轱辘越转沟越深，  
吐吐吐，不大的工夫下去有一尺多，  
压包也鑽到泥里去，

两个人只急得眼里直冒火。  
只急得浑身出大汗，  
又听得对面敌军叫“哈罗！”

“耶嗬！”大老郭一想明白了：  
“敌人一定认错了车。”

紧接着敌人汽车司机棚的门一开，

从里面下来俩大个，  
朝着这边直摆手，  
嘴里头咭哩哇啦把話說。  
张同志越听越糊涂：  
“这两个小子說什么？”  
郭同志多少明白点，  
敌人摆手讓他快倒車。  
郭玉善急中生巧計，  
插了插旁边的张永合，  
两人喳喳了几句話，  
馬上开始就动作，  
开开車門把車下，  
顺着道旁的小沟往外摸。  
那两个鬼子沒看見，  
还在那摆手直张罗。  
郭同志张同志摸到敌車跟前仔細看，  
司机棚的小門正开着，  
車上的電門還沒閉，  
听动静机器零件都挺閑。  
抬头看，車廂上支着帆布棚，  
美国鬼坐在里边图暖和，  
可就是一样不大好，  
外面的事情里边听不見也看不着。  
郭同志一看不怠慢：  
“张同志！上車！見机行事要灵活！”